



(日) 竹添光鴻 箋注

毛

詩

會

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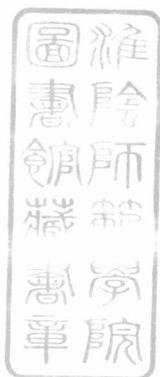
壹

鳳凰出版社

1472368



(日)竹添光鴻 箋注



毛

詩

會

箋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472368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毛詩會箋 / (日) 竹添光鴻箋注.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506-1265-5

I. ①毛… II. ①竹… III. ①《詩經》—注釋 IV. ①I222. 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52784號

- 書名 毛詩會箋  
箋注者 (日)竹添光鴻  
責任編輯 李艷麗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 郵編:210009  
集團網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經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金壇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  
江蘇省金壇市晨風路186號, 郵編:213200  
開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張 150.5  
版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1265-5  
定價 680.00圓(全四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519-82338389)

# 毛詩會箋解說

王曉平

《毛詩會箋》為日本明治時期學者竹添光鴻所撰，是日本詩經學新舊交替的分水嶺。

竹添光鴻（一八四二—一九一七）名漸，字光鴻，亦字漸卿，通稱進一郎，號井井，別號獨抱樓。生於肥後（今熊本縣）天草上村（今大矢根町）。竹添光鴻出生在幕府末年，親眼目睹「脫亞入歐」的風潮中漢學遭遇的幾盡覆滅的衝擊。一八八二年竹添光鴻出任朝鮮公使，由於京城之變而失勢，撰寫漢文《紀韓京之變》以紀其事。一八九三年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一八九五年九月辭職，以後再未出仕。一九〇二年完成《左氏會箋》，並於一九一四年由此而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其時已年過古稀，為其去世三年之前。所著尚有《論語會箋》、《獨抱樓遺稿》等。

竹添一生，一波三折，經歷了書生、外交官、教授三種角色轉換，卻均與詩歌相伴，可謂失之政壇而得之詩壇。明治之前，曾奉藩命奔走于京都、江戶和中國的上海，遭遇詩禍，後在熊本、玉名兩地開設私塾；在三十四歲，經勝海舟推舉，隨公使森有禮到中國，獨自徒步入蜀，寫下《棧雲峽雨詩草》文名大震；五十二歲時就任東京大學文學部漢學科第二講座教授，兩年後辭職，專心著述，其中就有《毛詩會箋》。可以說因詩致禍，因詩獲名，又因《詩經》之研究為中日詩界後學所知。

中晚年所撰《左氏會箋》、《論語會箋》、《毛詩會箋》，合稱三《會箋》，效仿中國經師注疏體，採用中日所傳各本參校，綜合中日兩國各代學人眾說，以經解經，各章參互發明，以注經的方式，完成了他傾力為之的中日經學交流的一樁大事業。三《會箋》之中，《左氏會箋》於一九一四年獲頒「學士院獎」，後又被收入《漢文大系》第一〇、一一

冊中，在我國先有臺灣影印本，繼之又由巴蜀書社、遼海出版社影印出版，最為知名；《論語會箋》則被收入崇文叢書，亦有臺灣廣文書局影印本，書中引用日本學人近三〇家之說，可稱日本資料最富；而《毛詩會箋》刊行較後，流傳不甚廣，卻有作者將文學鑒賞引入詩歌闡釋的嘗試，可謂最可看出作者詩文功力和文學才華的一部注經之著。

《毛詩會箋》（以下簡稱《會箋》）藍本為日本高倉天皇承安四年（一一七四）清原賴業加點的卷子本，校之以唐石經及延文古抄本，尤其多引延文古抄本。「延文」是日本北朝後光嚴天皇年號，相當於我國元朝至正十六年至二十一年（一三五六一—一三六一）。此本今已不知存於何處，從《會箋》的引用來看，大體是《毛詩鄭箋》的完抄本，早於靜嘉堂本一百多年，如能尋獲，當為至寶，故《會箋》所引頗可寶貴。不過，在用鉛字製版的過程中，也存在不得不改變字形的情况。儘管如此，在利用寫本研究《詩經》方面，《會箋》仍然是不能繞開的一本專著。

卷子本為經傳本，不存《鄭箋》。這不僅提供給學界一個未被當時通行的阮元校勘本所採納的古本，也使竹添本人得以不必專取鄭義，而採納眾說，自為發明。

《會箋》序說，所采主要為日本近儒，列舉了中井氏積德、龜井氏昱、仁井田氏好古、古賀氏煜、安井氏衡，而實際上人數較此說稍多；同時，由於援引其說時，多不舉全名，不出書名，甚至引文止於何處皆不明晰，閱讀者殊為不便。現特將書中援引較多的學人及其著述羅列如下：

中井履軒（一七三二—一八一七），名積德，朱子學派。撰《詩雕題》七卷並附卷，有大阪大學懷德堂文庫刊行會影印本，尚有《詩雕題略》（寫本）等。另有《七經逢原》等。

古賀侗庵（一七八八—一八四七），名煜，號侗庵，朱子學派。撰《毛詩或問》一卷，《毛詩劉傳稿》一卷。

安井息軒（一七九九—一八七六），名衡，號息軒，有江戶儒學集大成者之稱。撰《毛詩輯疏》（收入一九三二年刊行的崇文叢書）、《毛詩詳說》一〇冊等。

木下韡村（一八〇五—一八六七），名真太郎，犀潭，號韡村，為光鴻之師。光鴻曾為之整理編輯《韡村先生遺

稿》。

龜井昭陽（一七七三—一八三六），名昱，號昭陽，著有《毛詩考》二六卷一〇冊、《詩經古序翼》六卷等。《毛詩考》有一九三四年安川敬一郎印行的影印本，又收入一九七八年福岡葦書房出版的《龜井南冥·昭陽全集》第二卷，有岡村繁解說。

太田錦城（一七六五—一八二五），名元貞，號錦城，折衷考證學派，其有關《詩經》的著述多達一五種，其中有《詩精義》、《毛詩微言》八卷等。江口尚純曾撰《江戶時期〈詩經〉研究的動向之一》專論。

仁井田好古（一七七〇—一八四八），字伯信，號南陽，撰《毛詩補傳》三〇卷，有東京松雲堂書店一九三〇年刊本。

《毛詩會箋》中多引安井息軒《毛詩輯疏》，竹添光鴻從十五歲始師從木下韓村，故對其說也格外重視，獨以先生尊稱。儘管江戶時代研究《詩經》的著述數以百計，但對《會箋》影響最大的不過以上數家。

《毛詩會箋》「其體例一沿《左氏會箋》，以求合於諷喻之義」。竹添自言「他經說苟有步《毛詩》者，隨得隨采，複者刪之，散者屬之，綜貫諸家之說，以期於會通」，在著述態度上一以貫之。這就是他在《左氏會箋》中所表示的：「夫經所以載道也。道原於人心之所同然，然則他人說經獲我心者，道在斯可知矣。以所同然之心，求所同然之道，何必容彼我之別於其間。集眾說折衷之，要在闡明經旨。」「闡明經旨」正是他為三《會箋》確立的最重要的目標和落腳點。

竹添從辨明文字入手，探求詩句乃至篇章本意，兼顧疏解和鑒賞，整體把握詩人情感和句外之意。

《毛詩會箋》前有《序說》，首先引鄭玄《詩譜》、王肅、韓愈、成伯璵、王安石、王得臣、曹粹中諸人之說，以說明自己對《詩序》的總體看法。竹添光鴻認為，《毛序》首二句為毛萇以前所傳古序，以下續申之詞為毛萇以後經師所附，因此自己採錄諸家說，闡明其義。竹添光鴻在自己的《序說》中，還引大田元貞、元馬端臨、明郝敬之說以論《詩序》，引崔述之說以論刪詩，引魏源之說以論讀詩之法，引明賀貽孫、成僕之說以論詩皆入樂，引王夫之、顧炎

武、嚴虛惇、成僕之說以論叶韻。

明治中後期，漢學傳統改革派沿襲了江戶時代折衷學派的學風，不設古今派別壁壘，看重清代考據學派，亦不棄宋明朱子學派中有價值的資源。在明治時代的《詩經》研究中，《毛詩會箋》是最注意吸收清代考據成果的著述。援引的清儒著述，文字音韻方面有顧炎武《詩本音》、王夫之《詩經協韻辨》、顧廣譽《學詩詳說》、《學詩正詁》等。傳說方面有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戴震《毛鄭詩考正》、吳溪《詩經補注》、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焦循《毛詩補疏》、胡承珙《毛詩後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奂《詩毛氏傳疏》、毛詩說、鄭氏箋考證、李黼平《毛詩紬義》、俞樾《毛詩平議》、《達齋詩說》、姜炳璋《詩序廣義》等。天文地理名物制度有趙佑《詩細》、《毛詩草木疏校正》等，思辨學派有王夫之《詩經》等，今文詩學有魏源《詩古微》等。

對於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竹添曾認真研讀，多處引用，注重領略和吸收今古文經學家以古音古義正其中訛誤，以雙聲疊韻明其通假，橫貫全經以求其章法句法，以辭彩逆其情意的注詩方法，力圖將《詩經》放回兩周弦歌諷誦、斷章取義的現場去解讀，同時對漢代經師以《左傳》比附，以美刺說詩的方法也抱信從態度，在領會詩人情意的時候體察各地風俗影響的同時，淡化歷史、民族的差異，將《詩經》看成超越中日文化差異的人情鏡鑒。全書用漢文寫成。書成之時的明治末期，研究中國學術的學人多不屑于摠住文本一字一句死掘原義，更無心逐頁翻檢古人繁雜的解說，注疏體被視為無思想創新價值的舊物，《毛詩會箋》也就遠不如那些漢文訓讀並輔以日語口語翻譯解說的《詩經》講義之類的書知名，《毛詩會箋》可以說是一首日本經學舊注疏的挽歌。

不過，在《毛詩會箋》象牙塔中純學術化的操作中，也並非沒有對新時代、新學術的嚮往。竹添光鴻在中國遊歷的經歷，有助於他正確理解中國的語言。《毛詩會箋》對音韻說解雖然不多，其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視的見解。《會箋》在每篇末，或從全篇結構的角度對各章內容加以分析，或鑒賞加評論。竹添光鴻讀書的方法，注重「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又讚賞毛公「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所以時有跳出詩句議論世人情事者。

竹添光鴻身為漢詩人，在說解詩意的時候，是很在意鑒賞文字之美的，這就不同于一般經學家。這些闡述詩

意的文字，語彙豐富，講究修辭，多用排比、比喻等手法，從某種意義上說，竹添光鴻在用箋注作詩。和那些語言枯澀的箋疏文字相比，《毛詩會箋》的「箋曰」是比較具有可讀性的。明治時期漢文雖然受到新文風的打壓，但從歷史上看，那時的漢文實際上到達了最高點。竹添光鴻還充分發揮了熟悉《左傳》之長，在解釋詩中的比興時，《會箋》時出新意。說比興，有時他能聯繫民俗。

今天的人們完全有理由批評竹添光鴻沒有擺脫舊經學的影響，對《詩經》篇意仍然信從《詩序》之說，似乎明治期間的社會大變動和文化思潮的震盪絲毫沒有在《毛詩會箋》中留下痕跡。竹添光鴻本人一度處在政治漩渦之中，晚年閉門著述，是把經學研究當作現實社會生活以外的一人獨有的別一世界來看待的，似乎絕不把現實中所思所想帶入學術研究中來，因此幾乎看不到他借《詩經》來明顯地議論現實政治的文字，只是有些地方間接地接觸到有限的近代知識和觀念。《毛詩會箋》重視的是對全詩作總括性的結構分析。

有關竹添光鴻《詩經》研究的文獻，東京都立圖書館日比谷分館特別文庫室諸橋文庫收藏有竹添光鴻抄寫本《毛詩雜抄》，該文庫還收藏有竹添光鴻再校抄寫本《毛詩會箋》。江口尚純著《江戶時期〈詩經〉關係書目》（第二次分類版）著錄了竹添光鴻的親筆稿本，即親筆朱訂稿本，存二冊（卷一一、九末闕），並著錄諸橋文庫藏所著《毛詩會箋序說》，親筆稿本一冊。一九六二年目錄還著錄了靜嘉堂所收藏的《毛詩會箋》稿本二〇卷，題作「毛詩」，為竹添光鴻親筆寫本。由此可知《毛詩會箋》收藏於諸橋文庫與靜嘉堂文庫的情況。

竹添光鴻生前並沒有看到《毛詩會箋》的刊行。這本書最早是由其養子竹添履信（一九〇〇—一九三四）主持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始於東京排印後為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的。履信是竹添光鴻女婿嘉納治五郎（一八六〇—一九三八）的長子，過繼給光鴻作養子。一九二八年八月東京松雲堂再次刊行。一九七〇年臺北大通書局影印出版的本子，五冊，多達二二二〇頁。本書據日本刊本影印。底本與臺北刊本不同的是，書後附有正誤表。需要說明的是，底本一〇冊二〇卷，但每冊封面所標並非卷次而是冊次，跟內文卷次無關。勘誤本沿用了此種作法，如「卷八」實際上指的是第八冊。讀者在使用正誤表時，可以通過正誤本中的篇名查找，以免被卷次誤導。

江瀚（一八五三—一九三一）曾為初版本作序。江翰字叔海，別號石翁山民，福建長汀人。一八九三年主持重慶東川書院，一九〇五年任江蘇高等學堂監督，一九一二年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在這個期間曾到日本訪問，見到竹添光鴻的女婿嘉納治五郎。江瀚在民國九年撰寫的序言，既談到了自己對《毛詩會箋》的評價，也說明了《毛詩會箋》刊行的緣由。可以看出，江瀚注目的是竹添光鴻對字句的理解：「日本竹添進一郎先生撰《毛詩會箋》若干卷，雖以《毛傳》為主，實兼采漢、宋，不立門戶，務在平心靜氣，融會貫通，往往有所闡明，深得詩人言外之旨。其於名物訓詁詮釋，亦極詳悉。」

與陳奐《詩毛氏傳疏》相同的是，《毛詩會箋》以《毛詩傳》為研究對象，尊《序》、《傳》的傾向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陳奐重點在於為《傳》作文字和詩意的疏解，吸收鑒賞方面的成果，而《會箋》更多從詩學的角度進行闡發。在各種新思想如狂潮一樣湧來的時代，竹添光鴻以獨自堅守的態度，寫下的這部《會箋》，力圖將傳統經學與文學的研究結合起來，在研究方法上，考證、闡釋、鑒賞三者合一，在日本《詩經》研究史上，可以稱得上是新舊詩經學過渡的橋樑。

明治時代的文明開化運動，帶來了西方文學的翻譯高潮，學人陶醉于西方文學。在引進新的外來思想的同時，一切舊學問遭到嚴厲質疑，其中漢學也被視為阻礙新學的罪魁禍首。福澤諭吉在《福翁百話》中將所謂「學問無益說」的根源，歸結為「數百年我日本國流行的漢學之迂闊，已為世人所厭」，所以只要一聽人說起「學問」，就相信那是空談，所以打一開始就不去問學問的意義了。面對一切對漢學的指斥，舊漢學顯得毫無還手之力。從明治時代《詩經》研究的總體情況來看，竹添光鴻的《毛詩會箋》無疑是代表當時最高研究水準的著述。

竹添的入蜀詩篇，被選入《明治百二十家絕句》、《東瀛詩選》等，在中國早有流傳，《棧雲峽雨日記並詩抄》初刊於一八七八年，俞樾為之作序，多位中國文人撰寫題跋；一九一二年再刊《獨抱樓詩文稿》（附錄），竹添光鴻在華期間和很多官僚、文人有交往，李鴻章、黎庶昌、潘祖蔭等都曾為他所作《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撰寫序言，俞樾在《東瀛詩紀》中記述了竹添來訪和而後兩人頻通音問的情形，稱讚該詩草「於山水脈絡風俗得

失，物產盈虛，言之歷歷」。竹添光鴻的著述在我國出版的有《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等。相對於竹添的詩作，《毛詩會箋》還不太為今日中國學者所瞭解，此次鳳凰出版社將其影印出版，對於域外漢籍和經學的研  
究都不失為有力的推動。

毛詩會箋

樊增祥題

# 目錄

## 第一冊

毛詩會箋解說	一	漢廣	一五五
毛詩會箋序	一	汝墳	一六一
毛詩會箋序說	一一	麟之趾	一六五
毛詩篇目	七七	國風 召南	
卷第一		鵲巢	一七一
國風 周南		采蘋	一七四
關雎	九一	草蟲	一八一
葛覃	一一八	采蘋	一八五
卷耳	一二七	甘棠	一九二
樛木	一三五	行露	一九七
蠡斯	一三八	羔羊	二〇二
桃夭	一四二	殷其雷	二〇八
兔置	一四五	標有梅	二一一
芣苢	一五一	小星	二一八
		江有汜	二二三
		野有死麕	二二八
		何彼禮矣	二三三

騶虞.....二二九

卷第二

國風 邶風

柏舟.....二五一

綠衣.....二六三

燕燕.....二六七

日月.....二七四

終風.....二七八

擊鼓.....二八三

凱風.....二八九

雄雉.....二九五

匏有苦葉.....二九八

谷風.....三〇八

式微.....三二三

旄丘.....三二五

簡兮.....三三一

泉水.....三三八

北門.....三四六

北風.....三四九

靜女.....三五二

新臺.....三五七

二子乘舟.....三六三

卷第三

國風 鄘風

柏舟.....三六九

牆有茨.....三七五

君子偕老.....三七八

桑中.....三八八

鶉之奔奔.....三九四

定之方中.....三九六

蝮蝥.....四〇六

相鼠.....四〇九

干旄.....四一一

載馳.....四一八

國風 衛風

淇奥.....四二七

考槃.....四三七

碩人.....四四一

氓.....四五二

竹竿.....四六六

芄蘭	四七〇
河廣	四七四
伯兮	四七九
有狐	四八五
木瓜	四八八
卷第四	
國風 王風	
黍離	四九五
君子于役	五〇三
君子陽陽	五〇五
揚之水	五一〇
中谷有蕓	五一七
兔爰	五二二
葛藟	五二五
采芣	五二九
大車	五三一
丘中有麻	五三七
國風 鄭風	
緇衣	五四三
將仲子	五五一

叔于田	五五六
大叔于田	五五九
清人	五六七
羔裘	五七三
遵大路	五七六
女曰鷄鳴	五七九
有女同車	五八五
山有扶蘇	五九一
摯兮	五九五
狡童	五九六
褰裳	五九九
丰	六〇三
東門之墀	六〇六
風雨	六〇九
子衿	六一二
揚之水	六一七
出其東門	六一九
野有蔓草	六二四
溱洧	六二七

第二冊

卷第五

國風 齊風

雞鳴.....六三五

還.....六四〇

著.....六四四

東方之日.....六五〇

東方未明.....六五二

南山.....六五五

甫田.....六六一

盧令.....六六五

敝笱.....六六八

載驅.....六七一

猗嗟.....六七六

國風 魏風

葛屨.....六八七

汾沮洳.....六九二

園有桃.....六九七

陟岵.....七〇一

卷第六

國風 唐風

十畝之間.....七〇四

伐檀.....七〇七

碩鼠.....七一六

蟋蟀.....七二三

山有樞.....七三〇

揚之水.....七三七

椒聊.....七四四

綢繆.....七四七

杖杜.....七五二

羔裘.....七五六

鶉羽.....七五八

無衣.....七六三

有杕之杜.....七六七

葛生.....七六九

采芩.....七七三

國風 秦風

車鄰.....七八一

駟驥.....七八八

小戎……………七九四

蒹葭……………八〇八

終南……………八一四

黃鳥……………八二〇

晨風……………八二五

無衣……………八二九

渭陽……………八三四

權輿……………八三九

### 卷第七

#### 國風 陳風

宛丘……………八四五

東門之枌……………八五二

衡門……………八五六

東門之池……………八五九

東門之楊……………八六三

墓門……………八六四

防有鵲巢……………八六九

月出……………八七三

株林……………八七六

澤陂……………八七九

#### 國風 檜風

羔裘……………八八五

素冠……………八八九

隰有萋楚……………八九六

匪風……………八九九

#### 國風 曹風

蜉蝣……………九〇三

候人……………九〇七

鳴鳩……………九一三

下泉……………九二〇

### 卷第八

#### 國風 豳風

七月……………九二七

鴟鴞……………九六七

東山……………九七五

破斧……………九九二

伐柯……………九九八

九罭……………一〇〇一

狼跋……………一〇〇五

卷第九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一〇一一
四牡	一〇二二
皇皇者華	一〇二九
常棣	一〇三五
伐木	一〇四九
天保	一〇六〇
采芾	一〇六八
出車	一〇七九
杕杜	一〇八八
魚麗	一〇九三
南陔	一〇九九
白華	一一〇〇
華黍	一一〇〇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一一〇七
南山有臺	一一一二

第三册

卷第十一

小雅 鴻雁之什

由庚	一一一八
崇丘	一一一八
由儀	一一一九
蓼蕭	一一一九
湛露	一一二四
彤弓	一一二八
菁菁者莪	一一三三
六月	一一三七
采芑	一一五三
車攻	一一七一
吉日	一一八四
附石鼓考	一一九一
小雅 鴻雁之什	
鴻雁	一一九五
庭燎	一一〇一
沔水	一二〇六